

才子淚滴中華帝國殘卷

解讀劉鶚《老殘遊記》

王國良 ◎ 國立臺北大學古典文獻與民俗藝術研究所教授

✳ 引言

哭泣也者，固人之所以成始成終也。其間人品之高下，以其哭泣之多寡為衡，蓋哭泣者，靈性之現象也，有一分靈性即有一分哭泣，而際遇之順逆不與焉。……

《離騷》為屈大夫之哭泣，《莊子》為蒙叟之哭泣，《草堂詩集》為杜工部之哭泣；李後主以詞哭，八大山人以畫哭；王實甫寄哭泣於《西廂》，曹雪芹寄哭泣於《紅樓夢》。……

吾人生今之時，有身世之感情，有家國之感情，有社會之感情，有種教之感情。其感情愈深者，其哭泣愈痛，此鴻都百鍊生所以有《老殘遊記》之作也。

棋局已殘，吾人將老，欲不哭泣也得乎？吾知海內千芳，人間萬艷，必有與吾同悲者焉！

《老殘遊記·自敘》

清世祖順治年間，蘇州金人瑞（字聖嘆，1608-1661）欲點評《離騷》、《莊子》、《史記》、《杜詩》、《西廂記》、《水滸傳》「六才子書」，但因身陷「哭廟案」而未完成。《老殘遊記》的作者有沒有受到金氏的影響，吾人不得而知。但他們二人對於政治現實及社會狀況不滿，卻是一致的。

一百多年前，江蘇丹徒（今鎮江市）劉鶚（1857-1909）為了幫助友人減輕經濟上的壓力，隨手撰寫《老殘遊記》數回，以「洪都百鍊生」名義在上海《繡像小說》半月刊發表。後來因主編違約竄改文字，刊行了十三章（回）後，不再續寫。隔年，又在《天津日日新聞》重新登載，直到二十回，才告一段落，報社有抽印本。其後，劉氏復撰《二編》，亦逐日發表於同一報刊上，前後共有九回，則未出單行本。二十世紀三〇年代，魯迅（1881-1936）編著《中國小說史略》，將《官場現形記》、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》、《老殘遊記》、《孽海花》四部章回體作品同列為譴責小說的代表作，晚清四大小說之名不脛而走。百年以來，《老殘遊記》印行的各種中文版本，估計接近200種；又被譯成英文、法文、德文、俄文、日文、韓文……等，大約10種不同語文，在海外廣為流傳；二十世紀六〇年代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（UNESCO）甚至將該書列入世界名著之一。我們稱它為近代中國小說經典之作，實在一點也不誇張。



✿ 作者現形

光緒二十九年（1903）九月，《老殘遊記》開始在上海商務印書館編印的《繡像小說》半月刊上連載，作者署名為「洪都百鍊生」。越年復登載於《天津日日新聞》，則題名「鴻都百鍊生」，其真實姓名並不為人所知。直到1920年以後，北京大學教授蔡元培（1867-1940）、胡適（1891-1962）與作者姪兒劉大鈞（字季陶，1889-1962）熟悉，方得略知梗概。1924年3月，（顧）頤剛撰〈「老殘遊記」之作者〉，刊登於《小說月報》15卷3期，原作者劉鶚的姓名正式宣布，迨1925年12月，胡適所寫的亞東版《老殘遊記·序》發表，劉鶚更是舉世知聞。

劉氏原名孟（夢）鵬，字雲搏；後改名鶚，字鐵雲，祖籍江蘇丹徒。清咸豐七年（1857）九月出生於江蘇六合（今南京市六合區），五歲隨著父親劉成忠（字子恕，1818-1884）到河南汝寧府任所，一直到二十歲才回第二故鄉淮安。鐵雲個性豪放，在淮安時，結交了不少有志氣、有專長的少年朋友，相約一旦國家有事，大家一起出來做一番有益於國計民生的事業。劉氏在《老殘遊記》中對此事也有所透露，謂老殘在河南時，「講輿地、講陣圖、講製造、講武功的，各樣朋友都有。」此外，他對有關治河等實學也甚感興趣，並注意研習。

光緒二年（1876）劉鶚二十歲，在揚州碰到了太谷學派的第二代傳人儀徵李光圻（字晴峰，號龍川，1808-1885）。他對李氏的思想學說十分欽佩，遂於二十四歲時，正式拜龍川為師。太谷學派自稱直繼孔孟心法，主張從教化（教）和經濟（養）入手以救國救民，改變國家衰微的狀況。這樣的思想對劉鶚的一生影響極大。他始終認為自己是太谷學派思想的忠誠信徒與實行者，更以養天下者自居，樂意承擔實業救國的重責大任。《老殘遊記》隨處都貫串著太谷學派的主張與龍川門徒身影。

光緒十四年（1888）黃河決口，劉鶚赴鄭州投效，直接向當時負責治理黃河氾濫的總督吳大澂（1835-1902）呈說自己的治河主張，因而受到重用。鄭州潰口合龍後，劉氏參與了測繪豫、直、魯三省河圖事。後來，山東巡撫張曜把劉鶚調去，委任他當黃河下游提調，治理山東境內的水患。繼任的山東巡撫福潤，曾兩次向德宗皇帝推薦劉氏。

光緒二十一年，通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考驗合格而「以知府用」的劉鶚，頗想有更多的建樹。他起先是不斷地向官方提出建議，希望能在築鐵路、開礦產等方面展露才華，結果都未成功。後來，他又企圖以己力或依靠外國的資金來辦實業，如經營商場、開工廠，也統統宣告失敗，還落得「漢奸」的惡名。同一期間，劉氏最具成效卻又褒貶不一的活動是庚子年（1900）北上辦賑。他歷盡艱辛，籌集糧款，發太倉米平糶難民，救活了數以萬計的老百姓，議者竟指為「通夷」，換來的是「私售倉粟」、「革職永不敘用」的結果。光緒三十四年（1908），劉鶚在南京遭清政府逮捕，隨即流放新疆。第二年即宣統元年七月，以腦溢血逝世於迪化（今烏魯木齊），享年五十三歲。

✿ 創作動機與旨趣

根據作者第四子劉大紳（字季英，1887-1954）所說：「《老殘遊記》一書，為先君一時興到筆墨。初無若何計劃宗旨，亦無組織結構，當時不過日寫數紙，贈諸友人。不意發表後，數經轉折，竟爾風行。不獨為先君豫想所不及，且先君亦未嘗有此豫想。」（〈關於《老殘遊記》〉）文中所說的友人即杭州連文澂（字孟青、夢青，?-1924以後）。光緒十九年（1903）連氏因涉及長沙沈蕙（字虞希，1872-1903）揭發〈中俄密約〉案而被追捕，倉皇遁走上海。在租界中，苦於無力營生，以賣文過活，劉鶚遂草擬小說稿贈之。連氏接受了，並送到商務印書館所發行《繡像小說》半月刊連載。之後，因為編輯糾紛而中斷；翌年，在友人方若（字藥雨，1869-1954）慫恿下，另起爐灶，陸續寫完二十回。1907年，劉氏再鼓其餘勇，又作了九回而告一段落。

劉鶚動筆寫《老殘遊記》贈送友人，固然是出自偶然的機緣，但創作小說的真正用意，尤其值得讀者深入加以探求。而本篇文章「引言」一開頭節錄原書作者〈自敘〉中的「哭泣說」，無疑是關鍵所在。從小說描寫的故事和人物來看，首先作者應是為當時中國的危難局勢，王朝之統治搖搖欲墜而哭泣；其次，是為清官酷吏殘虐百姓、無知儒生禍國殃民而哭泣；其次，是為北拳的愚昧排外，南革破敗天理國法而哭泣；更其次，是為他的救國之道未被採納，他的救治改革中國之心，又不被人們所理解而哭泣；最後，則為無法實現太谷學派教與養的主張，並一再遭受同門之譴責而哭泣。在整部《老殘遊記》中，十分強烈地反映劉鶚一生經歷和思想，而總的主題則是試圖用「哭泣」來「補殘」。

近百年來，《老殘遊記》在中國小說史上的地位，隨著時間推移，愈來愈受到研究者的重視，相關的評論意見也就顯得紛歧迭出。在中國，人們將它視為一部譴責小說、社會小說、作者的自敘傳或自辯狀，甚至是太谷學說的傳道書。在海外，則有人稱它做中國第一部抒情性的政治小說、一部中國舊文明面臨崩潰的偉大辯解書，以及中國最後一部古典小說，可謂是見仁見智，百家爭鳴了。

✿ 小說的結構暨藝術技巧

《老殘遊記》保留了中國章回小說的形式，而基本結構乃是一篇篇有頭有尾的短篇集子。其段落長短各異，有一回即告終了者，亦有花了五、六回的篇幅才將話題完結者。全書以老殘為情節發展的銜接人物，雖然有初集和二集的區別，前後二十九回仍應視之為未完成的「一部」作品。日本的清末小說研究者樽本照雄（1948-）將《老殘遊記》故事劃分成十個段落，包含了：

《初集》 第一回 黃河的寓言、遭風波翻覆的帆船



- 第二回 閑遊大明湖、黑妞和白妞的「說鼓書」
 第三回 閑遊趵突泉、玉賢的流言、有關黃河治水的意見
 第四~六回 玉賢的酷吏嘴臉
 第七回 關於劉仁甫
 第八~十一回 山中問答、北拳南革
 第十二~十四回 翠花和翠環、黃河泛濫的景象
 第十五~二十回 剛弼的酷吏狀、白子壽的上場
 《二集》 第一~六回 尼姑庵的逸雲
 第七~九回 冥府中的談話

(〈劉鐵雲與《老殘遊記》〉)


《老殘遊記》文如其題，本是主人翁所見、所思、所言、所行的第三人稱遊歷記錄。作者在開始執筆之際，似乎未曾思考過小說整體性結構問題，筆隨意到，想到什麼就寫什麼。因此，《老殘遊記》前半部的話題，通常更易極為迅速。不過，在十五回以後，包括《二集》在內，比較像一氣呵成地將故事寫完。無論如何，劉氏並非職業作家，難免讓人有小說結構鬆散，對故事佈局不夠留意關心的缺憾。但他改變舊小說傳統的型態與技巧，著力抒寫書中人物深藏肺腑之情思，使它像極了現代的抒情小說，則為其迷人處。

劉鶚十分相信科學，認為唯有提倡科學，興辦實業，方能挽救國家垂亡的局面。這一種追求科學的精神，反映到小說上就形成了所謂「科學的寫實」。像《老殘遊記》的大明湖紀遊、王小玉唱大鼓、黃河敲冰等章節，都是極出色的文字。胡適之於1925年底為上海亞東圖書館印行的《老殘遊記》寫序，特別欣賞作者描寫風景人物的能力。胡氏云：「《老殘遊記》最擅長的是描寫的技術，無論寫人寫景，作者都不肯用套語爛調，總想鑄鑄新詞，做實地的描畫。在這一點上，這部書可算是前無古人了。」其實，鐵雲先生所以有如此的成就，恐怕不只是在於實物實景的觀察，以及充分掌握了語言文字上的關係，尤應注意他科學化的頭腦、廣博的見聞與高超技藝能力。譬如：第二回寫王小玉說書、第十回寫瓊姑與黃龍子等人合奏〈枯索引〉，用具體的事物來描繪抽象的音樂，精彩絕倫，天趣盎然，世間獨步，在在都與作者通樂律的素養分不開。第十二回有關黃河結冰的一段描述，將山東省齊河縣黃河結冰的情形非常鮮活的呈現在讀者的眼前，不僅是實地的描繪，更需要細膩深刻的觀察，這也離不開科學精神。

✿ 結語

十九世界末的中國，憂患是時代的主題。劉鶚以放曠不羈的個性，努力從事興國利民的事業，希望藉由各類事功以裨益國家百姓，到頭來不止事事都不順遂，既被誣讒為通夷之漢奸，還遭遇到客死異鄉的噩運，真是個人的不幸與時代的悲劇。

此時，由翻譯所引致的近代小說及新小說的興起，同樣是世紀末獨特的風景。梁啟超（1873-1929）等人的小說界革命理論，對於新小說「改良群治」的作用，正如火如荼的展開。劉鶚的《老殘遊記》在這一個大背景下出現，雖事屬偶然，實出有因。只不過他不像同代的李寶嘉（字伯元，號南亭亭長，1867-1906）、吳沃堯（字趺人，號我佛山人，1866-1910）、曾樸（字小木，筆名東亞病夫，1872-1935）三位職業作家在文壇上那麼活躍，《老殘遊記》的成就和啓示，在當時未引起太多人的注意，並非意外。

百年後的今天，我們在挹取中國文明結晶，在挖掘領略經典作品深蘊的時節，重新回顧那過往的點點滴滴，不禁對於這麼一位凡事走在時代最前端，卻又孤獨而難以被理解的先行者，寄予無盡的懷念和敬意。《老殘遊記》這部小說，不僅是劉鶚晚年的傑作，更是清末最具代表性的文學作品之一，值得我們細細咀嚼品嚐。

延伸閱讀

1. 劉大紳，關於《老殘遊記》，《宇宙風·乙刊》，20-24期，1940年1月-5月；今收錄於田素蘭校注《老殘遊記》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2007年6月），頁306-344。
2. 夏志清，《老殘遊記》新論，《純文學》9卷4期，1971年4月；今收錄於夏志清，《文學的前途》（臺北：純文學出版社，1974年10月），頁69-97；林明德編《晚清小說研究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公司，1988年4月），頁285-311。
3. 簡錦松，《帝國的最後一瞥：老殘遊記》（臺北：時報文化公司，1981年6月）。
4. 李瑞騰，《老殘夢與愛：《老殘遊記》的意象研究》（臺北：九歌出版社，2001年8月）。



· 筆者與老殘銅像。（李侑儒攝影，2011年7月6日）· 大明湖鐵公祠剪影。（李侑儒攝影，2011年7月6日）